

◇简平专栏·简言之

唐吉诃德的战队

简平



简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现任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静安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影视、新闻作品获有多种国内外奖项。“上海市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获得者。

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与英国的莎士比亚、中国的汤显祖一样，留下了杰出的戏剧和诗歌作品，不过，他的长篇小说成就更大，如《唐吉诃德》被认为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现代小说，为人类留下了一笔极其瑰丽的文化遗产。

2016年，在塞万提斯逝世四百周年的纪念日，我来到了西班牙，来到了他创作《唐吉诃德》时所在的马德里。本想去他的坟地祭拜，在墓碑前献上一束鲜花，可是我却被告知一生坎坷，多次深陷囹圄的塞万提斯去世后，因被草草埋葬，以致迄今都无法找到他的坟地。但是，我却看到，在这座城市，到处都有唐吉诃德的身影，雕塑、画像、书籍、纪念品……无所不有，作为塞万提斯创造的一个文学形象，他已深入人心，而且长远流传，生生不息。

别林斯基曾经说过，唐吉诃德是一个“永远前进的形象”，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随着时代的演变和发展，人们对于唐吉诃德的认识和诠释将会不断地被赋予新意。说起来，我最早读《唐吉诃德》的时候，是受到文学批评史一边倒的影响的，所以，在我的眼里，唐吉诃德和他的战队是一群愚蠢落伍、脱离实际、沉溺幻想、自说自话、迂腐顽固之人，所以四处碰壁、笑话百出。当我读到唐吉诃德将旋转的风车当作权威的巨人，因而率领桑丘·潘沙向其发起进攻，结果屡战屡败，弄得遍体鳞伤时，我不由得为他们的疯癫荒唐大笑起来。

许多年过去了，我渐渐地发现自己在开始重新审视唐吉诃德这个文学形象，受尽嘲讽、已然过时的“骑士精神”貌似也杀了一个回马枪。我们为什么要奚落嘲笑唐吉诃德，不就是他的固执，他的坚守吗？不就是他与同时代人格格不入，一意孤行，不随波逐流吗？除却他返回过去时代的理想，难道他不是一个执守于自己的信念和意志的理想主义者吗？在今天这么一个普遍缺失理想的时代，我倒觉得他令人肃然起敬。不是吗？他嫉恶如仇，英勇无畏，坚信正义，忠于爱情，他之所以骑上一匹瘦弱的老马，手执一柄生锈的长矛，戴着破了洞的头盔，要去当游侠，是因为他想锄强扶弱，为天下百姓打抱不平。看到了这一点，也就会认识到正是残酷而不公的现实造就了他的失败，这样，嘲笑即被唏嘘所替代。事实上，这就是世界上至今还有那么多读者喜欢这位一败涂地的疯子英雄的原因，因为他有理想和信念，有善良和正义，尽管这一切在现实面前往往不堪一击。

但是，不堪一击就不要坚持坚守了吗？说到底，人类永远是在前行的路上，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当下都会变为过去，任何现实总需突破而有所发展。何况现实本身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不完美，所以本就不该抱残守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还是需要有唐吉诃德的，还是需要明知会碰得头破血流但依旧为理想而战的精神的，即使被认为执迷不悟，也当无怨无悔。

所以，我不想再看到唐吉诃德孤军奋战，不想再听到对理想主义者的嘲讽、讥刺和挖苦。如果我们都屈从降服于现实，都因明哲保身膜拜实用主义而成为极端的功利主义或曰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都不敢想象更好的未来并有所作为，我们的社会还会有进步吗？我们还会有更加璀璨的明天和朗朗乾坤吗？

所以，我倒是希望唐吉诃德的战队能够强盛起来；所以，我想身体力行，勇敢地加

入唐吉诃德的战队之中。

于是，我便蠢蠢欲动起来；于是，我也遍体鳞伤，我也成了一个笑话。

那次，我在接受担纲一部电视连续剧的总制片人的任务后，决定义无反顾地抗击当今只重“颜值”不重“演技”的破坏艺术创作规律的失控局势，不让“小鲜肉”“小烟花”只靠个脸蛋就恶狼般漫天要价，导致后期制作捉襟见肘，粗制滥造，以致观众怨声四起。我放言：“我们不靠颜值，要靠精彩的表演和精良的制作取胜！”我强调在遴选演员方面，不要高价演员，而是要合适的演员，高价完全不等于合适，合适的才真正是最好的。有人提醒我说，你这无异于唐吉诃德，对我的决定忧心忡忡。可我偏偏像唐吉诃德一样走火入魔，要与几乎无法遏制的不堪现实来一场较量。结果，在一个浅薄的看脸的时代，我们精心制作的电视剧由于没有那几个如今霸屏的流量明星，被认为缺乏收视率的保证而几乎播不出了，就这样，我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造成了一次悲剧性的“滑铁卢”，近乎一败涂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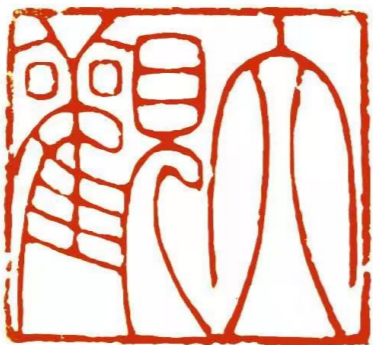
有一天，我们小区那儿开出了一家“皮鞋美容店”，可以擦鞋、修补、上色等等，我觉得挺好的，一双皮鞋哪怕再便宜，也该好好保护，以延长使用寿命，节约资源。说实话，如今浪费现象太过普遍，社会上不以浪费为耻，甚至还以嘲笑节约为时髦，铺张浪费比比皆是，什么挑战吉尼斯纪录的“最大份炒饭”，什么无端起哄的“双十一剁手”，更有统计说，我们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食物，相当于两亿多人一年的口粮。鉴于杜绝浪费，我便成了那家“皮鞋美容店”的忠实顾客，把家里那些或是脱了胶，或是掉了跟，或是磨破了皮的鞋子一双双地拎过去修理。不日，店主推出一项措施，凡购买“预付卡”者，可以享受各种优惠。我倒并非完全是贪小便宜，因为每次付钱也够麻烦的，所以便买了“预付卡”，充了几百元钱。当时就有人告诫我，万一店主卷钱走人，那岂不是追也追不回来了。我说，我相信店主总有最起码的信用和良知。人家说，你太善良了，你就是个唐吉诃德，就在跟这个连基本的道德底线都可肆意践踏的世道战风车。真的很不幸，在一个夜雾弥漫的晚上，那家“皮鞋美容店”的夫妻店主双双携款而逃，天明时分，我这个唐吉诃德颓败而无奈地站在一地狼藉的店门前。

如此孤独地大战风车，结局如同文学批评史上评论家对唐吉诃德写下的评语：“他完全失掉对现实的感觉而陷入漫无边际的幻想中，唯心地看待一切，由于他的美好愿望不切实际，战术荒诞可笑，因而处处碰壁，吃了许多亏，闹了许多笑话，好心不得好报，甚至险些丧命。”

那么，我应该丢弃盔甲，在吃尽苦头后重新回到初始，并承认自己先前是个不自量力的疯子，幡然醒悟后心安理得地同流合污？我想，我还是应该选择执迷不悟。那是因为我，我还是相信希望就在前方，相信理想的力量，相信艺术的魅力，相信道德的光亮。所以，时至今日，我依然站在唐吉诃德的战队里，继续着我的风车大战，好在我清晰地听到了由远而近，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者的战马嘶鸣。

那天，在马德里，我走进一家有百年历史的铜盘制作工坊，里面全是唐吉诃德的纪念铜盘，我精挑细看，选中了一只黑漆底色的烫金铜盘：唐吉诃德与桑丘·潘沙骑在马上，手执长矛，身后竟是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正在做着手工活的中年店主见我将那铜盘捧在手中，立刻站起身来，走到我的身边。店主指着铜盘后面的手写签名告诉我，这是他爸爸亲手制作的，因为年龄大了，所以这是他的最后的作品，他自己甚为满意，所以才签下名字。我问他，我能见见你的爸爸吗，因为我很想知道他是如何看待唐吉诃德的。店主想了一下说，那我去叫他。不一会，一位年近八十的长者从楼上缓缓走了下来。我迎上前去，他笑着对我说，我知道你要问我的问题了，我想跟你说，唐吉诃德虽然没有足以不朽的业绩，但他却有着一种伟大的精神，他是一个英雄。

是的，我想，唐吉诃德是个英雄，而塞万提斯更是位英雄，因为他创造了“永远前进”的唐吉诃德。



◇人间小景

过年那些事儿

戴琴

记忆里，“年”这个字扔到地上都能荡起金光。

于天地而言，人类是弱小的，所以对于强大的自然界，人类只能顶礼膜拜，低眉垂眼。自古，年就是人们自我设置的信仰，是弱小的人类给自己创造的精神追求。

腊月二十四是小年，南方的年在这一天开始挺直腰板，被四处响起的鞭炮声送上神坛。

上坟请祖是南方小年的重头戏，每年我都是被妈妈派出请祖宗回家过年的代表，风雪无阻。临出门时，妈妈交代一定要买点纸在坟前烧了，我纳闷：“他们都要回家了，为什么还烧纸？”

姐姐在一边答道：“那是给祖宗们回家的路费！”

小年夜，餐桌丰盛。筷子不能数，抓一把散落在桌上；一摆碗，也不能限数，堆在桌边。奶奶早就打过招呼，肚子再饿也不能先尝菜，得等父亲在门外烧完纸，鞭炮炸完，祖宗们先吃了，我们才能动筷子。

前人总结归纳的传统，除了秉承还有敬仰。

接下來的日子忙碌不堪：扫屋子、洗被子、做豆腐、磨糯米粉、炸圆子……贫困岁月，过年便是让有限的物欲尽情泛滥，这也似乎是等待的全部意义。

鞭炮声一天天热烈起来，仿若那头身躯庞大的怪兽，正头顶尖角，目似铜铃，一步步走来，四蹄落地时，地面为之震动。

寒冬凛冽，煮得冒泡的年糕劲儿吐着热气，闹哄哄的中国红把喜庆一天天堆集发酵，浓烈得叫人沉醉。

欢乐与神圣交融，在我们肆无忌惮地高兴时，传统禁忌给沸腾的快乐及时添一瓢冷水。奶奶用一遍又一遍地唠叨，使劲摀住我们因快乐而来的忘乎所以：说话做事要注意，不能打人骂人，尤其不能说死，不能打碎东西……戒律严苛，庄重而肃穆，让我有了如履薄冰的感觉。

河边走久了，难免鞋上会溅上几滴水。

三十下午贴春联时，我一时高兴过头，顺口说了句“糨糊呢？”妈妈赶紧瞪了我一眼，说：“不能说糨糊，我小时候说了一次，我大大给我头上凿个大包，要说面粉……糨糊，意思是即将糊了一年。”

吓出一身冷汗，赶紧端起几根春卷，以招呼家人来弥补我的无心之失：“来，上一盘金条，多吃点，锅里还有余财呢……”

然后，初一不出门，不扫地，不往外倒水。初二这天扫地时，必须往门内扫三条把……但百密仍有一疏。

每年的除夕夜十二点，千家万户在同一个时间点起鞭炮烟火的一刹那，把年推到高潮。那一刻万炮齐放，惊天动地，光华如昼。星空下，天地间只有一种激荡的声音裹着自己。

有一年三十晚上雨雪纷纷，地上早就有了积水，鞭炮是不能放在地上炸了。祖父用长篙挑起伸出门外，不想炸到一半时鞭炮断了，半截掉进积雪里，祖父沉着脸什么也不说，把湿了的鞭炮小心放在炉子上烘干，继续炸完。到底心里有了阴影，提心吊胆过了一年，什么事也没有。

偶尔荒腔走板，似乎并不影响曲调，可见习俗应该尊重，但不可以盲目崇拜。

猫来穷，狗来富。偏巧那年也是爆竹声声除旧岁之时，一只狗惊慌地跑进我家，全家人乐开了，赶紧拿几块骨头贿赂这个意外的“财神爷”，我仿佛看到一张张团结雪片似的飞来——别说我眼光短浅，那时候还没有大面值的钞票呢——那时候也没有彩票，当然直到现在也没有发财。

平安是福，此生谨记。罗素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日子荒凉，总有一些值得回忆的暖色。把过年当作信仰，虔诚而庄重地恪守着传统，希冀着未来美好。

正月十五，还是用鞭炮送祖。爆竹声声，总有几分意犹未尽的怅然。之后，又开始有了新的期盼，寡淡的日子也就有了希望。



梅香如故
杨建摄

◇小说世情

缝

宋文武

河源县城北关有个外乡来的老嫫。

这老嫫人头发花白，盘在头顶，插着一支银簪。她的眼窝微陷，双眸深透渴盼的神情。那青灰色衣裤，虽已洗得泛白，倒也干净利索。

老嫫人时常挎个蓝布包袱，拄根木杖。她借宿在北关的土地庙里。每天早早来到靠近城门的巷口，寻一个不惹眼不碍事的空地，蓝布包袱坐在身下，拐杖斜靠在青石条的墙上。面前放着一个针线盒，各色棉线、丝线，一绺一绺，整齐排列着缩在一个精致竹篓上。一些大户人家的女佣，会拿了绫罗绸缎的衣物来找她缝补，完了，塞给她俩铜子儿酬谢。

她眼不花，手不抖。她是缝穷的。凡衣物绽线、刷破的，即便大户人家，也不舍那一身好料子，命下人拿了来缝补。老嫫人看看衣物颜色、款式，穿针引线，好不熟练。绽线衣裤，一经缝缀，平整如新；刷蹭之处，或以丝丝织补，不留痕迹，或依形状刺绣，开出花朵。下人拿回去呈给主子，主子欢心，有需缝补的衣物，便只管差下人拿去，生怕迟了会落于人后，更担心老嫫人有一天会突然离开这里，便再也找寻不见这么好的手艺了。

遇着拿粗布衣服来缝补的，她从包袱里拿出剪刀，从随身带着的旧衣物上裁下一块来，用棉线一丝不苟地打好补丁，分文不取。

她是等人的。河源县城扼要冲之地，往来京城之人势必会经过这城门口。

她闲下来的时候，会定睛看着城门口进进出出的人，即便是做活的当口，也要时不时地也斜，像是惧怕错过了什么人。

话说这天一大早，河源县城净水浚街，闲人回避，河源县的一干官吏已经早早地在北门口毕恭毕敬地列队。为首的是县尉。

老嫫人躲在巷口，听说新任县令今日到任。老嫫人原本只是想凑个热闹，看看新任县令长什么样儿。热闹过了，还有几个老主顾昨天约好要来缝补衣物。不料街上戒严，主顾过不来。老嫫人闲在巷口，窝在她的蓝布包袱上坐着。

日上三竿，一队人马从城外驿馆方向，浩浩荡荡，鸣锣开道而来。县尉率衙署众人跪迎，一番礼节后，延请新任县令入城。为体现恤民亲善之意，县令决定弃车步行前往县衙。进入城门，一路无人。县令一眼瞥见巷口的老嫫人，觉得眼熟，若有所思，迟疑片刻，继续前行。县尉见老嫫人没有低头跪拜，反倒悠闲而坐，准备跨步上前呵斥。县令一把扯住，示意不可。县尉叫来衙役，耳语一番。

到县衙后，端坐大堂，众人见过，又是一番繁文缛节。后堂休息之时，县令想起在北关城门口所见老嫫人，细细思忖，更是惊疑，便推说要体察民情，只带一二随从，微服而行，来到北关城门口巷口，却不见老嫫人。

县令心中怅惘，想起家中寡母，吩咐衙役前去看家乡姑苏城里探问。

旬日后，衙役回来，只听说街坊们告知，因太爷您三年前进京赶考，老夫人思儿心切，一年前打好了包袱，朝京城方向去了。

再见到老嫫人，是在县衙大牢里，一起被关押的，还有其他缝穷之人，以及众多乞丐。河源县城的大户小家也在牵挂着老嫫人，到处打听。县令唤来狱吏、衙役，问明缘由，他们回禀，县尉大人交代，太爷到任，不能让这等花子们碍了大人的眼。

只见太爷打通一下跪在老嫫人膝下，娘，不孝孩儿罪该万死！

◇风雅颂

年味是村庄铺展在腊月里的信笺，是一段深深浅浅的印痕，是耕作的奖赏，是秋收的犒劳，是舌尖上的乡愁。

一年的人气突然爆棚，热闹又亲切。

村庄开始又咸又糯，升起醉人的烟火气息。

浸豆子打豆腐，热气腾腾的豆腐坊，干柴火烧得正旺。家家飘出腌鱼腌肉灌香肠的打闹欢笑声，显摆又殷实。

添一把火烧得滚烫的年味，暖了眼睛，暖了心窝。

冬日的暖阳下，聚集了一村的滋味，你手里抓到我手里，我手里又分给你手里，手里满满的，兜里满满的，你的尝完了我的，我的尝完了转身进屋再抓一把。桌上是瓜子、花生、年糕、糖果的呐喊，那声音听不到，但人人都抓得住摸得着。

童年的目光还挂在村口，站在路边，一碰仍然那么知足而清亮。

总有时光深处的叹息模样，镶嵌着你眷恋的温情似水。

时光挤挤攘攘，擦肩懵懂的光阴，年味渐渐寡淡。

总有一种是母亲的味道，在一路霜雪风尘中相伴，弥补了归家之路的漫长与寂寥。

问候十二月

即将辞旧迎新，时间推动的叙述，有着问候的生动。

日子一张张撕下，鲜红的脚印，近前情怯。

山中升起了松竹梅的旗帜，醒目且明亮。

十二月，快步难追，一晃，已抵近年的墙角。手上的年华又漏光了一些。

十二月，一些花朵置身事外，一些花朵飞舞漫天。相隔千里，潮涨潮落，去的去，来的来，有的低眉生幽怨，有的举首望飞鸟。

冰封的身子多么矜持，凋零的告别多么冷瑟。

四季起伏。十二月折叠了一年的行装，挥别一年的印痕，按下一年的思绪，冷暖。

也曾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曾登楼望月，千里共婵娟；也曾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一年的诗句，一年的短章，一年的平仄，一年的绿肥红瘦，一年的衣带渐宽人不悔。

十二月，仅剩下一片留白的天空和大地。

谁心中装了竹，脚步就会跟着青翠起来。谁眼里养了雪，目光就会飘舞起来。

寒意渐近时，那片洁白，无色无香无味，却是十二月的翅膀，十二月的火焰。

新年辞

撕下日历的最后一页，厚厚的一叠光阴在手中滑溜得一张不剩。暗自惊心，陡生惆怅，陡生珍惜，人愣在那里。

有人欢喜，又成长一岁。有人羞愧，又虚度了一年。

新桃换旧符。上一年的大幕徐徐闭上，只留下依依惜别的背影。

突然就不敢叩你的门扉了。辞不了旧，迎不了新。那种犹豫，那种无力，那种悲怆，皆因不断老去想下的种子在内心深处发芽生根了吗？

叫醒一粒残雪，我要站在门外喊你，新年！

诗心老厚，瘦骨清癯。回头时，外面送行的光阴已走远，一场风雪迷了空空的人迹车声。

都说新年需要仪式，而更需要痛彻入骨的记忆。到了要在年华的路碑上铭刻老当益壮的大字了。

白首华发生，书生意气长。相约这一天登上故乡的最高峰，给自己鼓劲，给同伴扬威！在高高的大徽尖上，我听到了风雪的礼炮轰鸣，我看见了面前一位新生婴儿呱呱坠地，它响亮的啼哭声引来寒潮呼啸的祝贺。

新的一年，知道不会有春风得意，但也不都是冰封的失落，当愿手中紧握不放的文字有微弱的火苗，温暖自己，含蕴有光。